

Analysis of Visual Symbols in the Animation “Goose Goose Goos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Ziqi Liu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0, China

Abstract

The animation “Goose Mountain” from China’s Strange Tales constructs a narrative space full of legendary and weird colors through unique visual symbols. These symbols not only carry the formal beauty of the images, but also form a dual dimension of “signifier (visual form)” and “signified (metaphorical meaning)” by drawing on traditional painting aesthet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re visual symbols in the film, starting from their visual forms (signifiers), analyzes their connection with traditional painting styles, and further interprets the metaphorical connotations (signifieds) behind the symbols, so as to reveal how the work conveys profound narrative meanings through visual language.

Keywords

Goose Mountain; Visual symbols;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Traditional painting aesthetics; Metaphor; Animation narrative

动画《鹅鹅鹅》的视觉符号赏析——基于传统美学的分析

刘子琪

河南大学, 中国·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

动画《中国奇谭》第二集《鹅鹅鹅》以独特的视觉符号构建了充满志怪色彩的叙事空间。这些符号不仅承载着画面的形式美感,更通过对传统绘画美学的借鉴,形成了“能指(视觉形式)”与“所指(隐喻意义)”的双重维度。本文聚焦片中核心视觉符号,从其视觉形态(能指)出发,分析其与传统绘画风格的关联,并进一步解读符号背后的隐喻内涵(所指),揭示作品如何通过视觉语言传递深层叙事意涵。

关键词

《鹅鹅鹅》; 视觉符号; 能指与所指; 传统绘画美学; 隐喻; 动画叙事

1 《鹅鹅鹅》视觉风格概述

《鹅鹅鹅》的色彩与笔触运用绝非单纯的美学装饰,而是与“欲望的无常”“虚实的交织”等核心主题形成深度共振。黑白灰的主色调贯穿全片,从云雾缭绕的鹅山到角色的衣袍,都以水墨般的沉郁色调铺陈,刻意弱化了色彩的鲜亮与明快。这种压抑感并非偶然——它既呼应了传统水墨画“墨分五色”的雅致,更精准捕捉了志怪叙事的诡谲气质:货郎踏入的鹅山本就是一处虚实难辨的迷局,而黑白灰的模糊性恰是这种混沌状态的视觉投射,让观众与货郎一同陷入“何为真实”的困惑。

水墨晕染技法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虚幻感,与之相对,少量红色的出现与清晰的素描笔触,则在混沌中锚定了“真实”的坐标。角色轮廓保留的素描笔触,线条简练却带着粗粝的质感,既贴近民间绘画的质朴,又暗示了货郎视

角的“亲历感”——即便故事荒诞,那份心动与失落却是真实存在的。这种传统技法的现代转化,让色彩与笔触超越了形式本身,成为隐喻的载体:黑白灰与晕染构建的虚幻,对应着欲望的不可捉摸;红色与笔触锚定的真实,则映照出人性在迷局中的挣扎。最终,视觉语言与主题表达形成闭环,共同指向“欲望无常与人性复杂”的深刻思考。

2 角色形象的视觉符号解析

2.1 “货郎”的东方审美意蕴与符号解构

货郎的视觉符号是其内心状态与角色定位的直观映射。外貌上,货郎眼下浓重的黑眼圈融入了哥特元素如同墨色晕染,既暗示着他常年奔波的辛劳,更暗藏着对前路迷茫^①。他身着粗布短褂,衣料上的褶皱如同被反复揉搓的纸页,透着底层劳动者的质朴与疲惫——这身装扮剥离了戏剧化的光鲜,让他更像一个被生活推着向前的普通人,为后续“被动卷入奇幻事件”埋下伏笔。

【作者简介】刘子琪(2001—),女,中国河南开封人,在读硕士,从事动画设计与数字影像研究。

① 专访《鹅鹅鹅》导演: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志怪小说中的美 2023.

表情的微妙转换更深化了角色的层次感。初始时，他眉头微蹙，眼神里是对生计的焦虑；与鹅女对视时，瞳孔骤缩，嘴唇微张，藏不住的惊讶与悸动打破了麻木；当幻境消散，他僵在原地，眼神空洞，嘴角下拉成一道苦涩的弧线，脸上的茫然与怅然，道尽了“欲望得而复失”的失落。货郎塑造了一个“被动的闯入者”形象：他的疲惫是现实压力的投射，迷茫是对未知的本能反应，而肢体与表情的细微波动，则让“平凡人在奇幻境遇中的挣扎”变得可感可触，成为观众代入故事的情感锚点。

2.2 东方美学视域下的“狐狸书生”视觉符号解析

狐狸书生面部的诡异红妆是最直接的视觉冲击：眼尾斜挑的绯红如同晕开的血痕，与苍白如纸的面色形成强烈对比，打破了传统男性妆容的内敛，反而带着几分女性化的妖异感。这种“男作女态”的妆容本身就暗含颠覆感，既以柔媚姿态消解了性别边界，又用红妆的侵略性传递出危险信号——如同志怪故事中“画皮”般的诱惑，美丽之下藏着吞噬的欲望。

耳后斜插的花朵则是对宋代男子簪花习俗的创造性转化。宋代文人以簪花为雅事，花朵象征风雅与身份，狐狸书生耳后这朵花既是用文人雅好掩盖其非人本质的伪装；又是暗示“美丽的可能是陷阱”的隐喻。妆容的妖异与头饰的矛盾感，共同构建了狐狸书生的神秘性：他既是遵循古礼的“书生”，又是暗藏獠牙的“狐妖”；既以红妆与花朵展现亲和力，又用眼神的阴鸷与动作的诡谲暴露威胁。这种视觉上的撕裂感，恰是其身份的隐喻——作为连接现实与幻境的中介，他自身就是“诱惑与危险并存”的化身，推动着货郎一步步陷入欲望的迷局。

3 道具的东方审美符号与志怪文化阐释

3.1 狐狸书生的食盒及内部器物解析

狐狸书生取出的扁平食盒，其造型区别于传统多层食盒，更趋近文房收纳器，盒面所绘小山图案，既暗合文人“乐山”的雅趣，也为内部文房用品的出现埋下了巧妙伏笔。打开食盒，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水盂，作为文房四宝之外的重要器具，它主要用于研墨时注水，因常与笔墨相伴而自带清雅文人气质，是“书生”身份的直接物证；水盂旁摆放着带盖戟耳香炉，戟耳为器耳造型的一种，形似古代兵器戟，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常用于焚香熏物以营造雅致氛围，在文房场景中，它的出现既体现了角色对生活格调的讲究，也可能与静心、治学的文人状态相关；不远处还有一个小香炉，里面插着珊瑚，珊瑚色泽艳丽、形态独特，在此被用作笔架实属“物尽其用”的巧思——古代文人常以笔架搁置毛笔，而用珊瑚替代传统木质或石质笔架，既满足了功能需求，又显露出器物的珍贵与别致，暗含着角色的不俗品味或特殊身份。一旁的手绢旁则放着一擦耳杯，这些耳杯也被称为曲水流觞杯，作为传统酒器，其两侧有耳便于手持，“曲水流觞”

的说法源于古代文人雅集习俗，即众人沿曲水而坐，杯顺流而下，停在谁面前便饮酒赋诗，红黑配色耳杯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漆器工艺中红黑搭配常见，既符合历史特征，也为场景增添了复古质感。

3.2 水面设计的关联

水面的设计处处透着对南宋马远《晨波叠嶂图》的致敬与化用。马远以“一角构图”闻名于世，他笔下的山水从不追求全景式的铺陈，而是以简练的笔触截取山水一角，让开阔的水面与层叠的山景在有限的画面中形成奇妙的呼应，看似留白甚多，却处处透着悠远空寂的意境。而此处的水面设计，显然借鉴了这种“以简驭繁”的美学，水面开阔处如镜面般平静，倒映着隐约的山影，边缘处又以淡墨般的笔触勾勒出山石的轮廓，既保留了马远画作中那份宁静深邃的空间感，又让整个场景在古典山水的诗意中多了几分叙事的张力。

再看那艘在水面上遨游的小舟，其姿态则与南宋李嵩《赤壁图》中的舟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李嵩的《赤壁图》向来以“怀古”为核心，他笔下的江面总是显得格外开阔，赤壁之战的硝烟散尽后，只剩一叶小舟在江面上缓缓漂泊，舟中人或凭栏远眺，或低头沉思，整个画面都浸透着历史的苍茫感与文人面对时空流转时的怅惘情思。此处的小舟虽未直接复刻其形态，但其在水面上自在游弋的姿态，却精准捕捉到了那种漂泊与漫游的神韵——它不像在奔赴某个明确的目的，更像是在随波逐流中承载着某种未知的故事，既呼应了李嵩画作中那份对时空的感慨，又暗暗契合了角色身上那种难以捉摸的流动状态，让器物与场景在古画的意境中完成了一次巧妙的对话。

4 场景的视觉符号解析

鹅山的形象构建，深深植根于齐白石山水风格的视觉符号体系，形成了极具辨识度的场景视觉基底。齐白石笔下的山峰，向来以“简”与“拙”为魂。他摒弃了传统山水繁复的皴擦点染，以凝练如骨的线条勾勒山形，棱角分明却不显凌厉，反倒透着几分稚拙的生趣——仿佛随手几笔便抓住了山的神髓，不执着于岩石肌理的细枝末节，却将山峰的敦实与硬朗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种“以简驭繁”的造型逻辑，恰是场景中峨山视觉符号的核心来源：它没有堆砌过多的细节，而是用洗练的轮廓、略带顿挫的线条，还原了齐白石式山峰的质朴感。观者目光触及鹅山时，能直观感受到一种剥离了华丽修饰的“本真”——如同齐白石画中那些不事雕琢的山石，既带着自然的野趣，又透着文人画特有的写意精神。这种视觉符号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并非简单复刻画作，而是将齐白石山水里“删繁就简”的审美意趣，转化为场景中可感知的形态语言，让鹅山不仅是一处地理意象，更成为承载传统文人画“重神似轻形似”理念的视觉载体，在凝练中传递出深厚的文化韵味。

当货郎与狐妖转身作别时，画面背景悄然完成了一场视觉语言的转译——山景的笔墨意趣，正与米家父子米芾、米友仁笔下的山水气韵渐合，成为承载离情别绪的隐性符号。米芾以“米点皴”破墨晕染，将山石消解在一片烟雨中：没有刀削斧凿的棱角，不见清晰可辨的轮廓，唯有无数细碎的墨点在宣纸上晕开，如细雨沾衣，似薄雾漫山，让山峰在虚实之间浮动，生出“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灵动气韵。

当鹅美人出场，与货郎并肩立于山顶时，场景的色调悄然变成一片绯红，就如同傅抱石笔下的《芙蓉国里尽朝晖》那股“浓而不躁”的张力，这幅作品最动人处莫过于色彩的生命力——他打破传统水墨的淡雅基调，以饱满得几乎要流淌的红色铺展天际，既保留了毛笔皴擦的笔墨筋骨，又让浓烈的色调带着时代特有的昂扬气象，将“朝晖”的壮阔与热烈泼洒得淋漓尽致。那不是简单的色彩堆砌，而是以“色”为语，将自然的磅礴与情感的炽热拧成一股力量。此刻山顶的色调，便循着这份力量生长。不再是朦胧山水的素净，而是让红色如火焰般漫过天际，墨色的山体在亮色映衬下更显沉稳。这种色调的转变，让视觉符号从山的形态、雾的气韵，纵身跃入情绪的领地：鹅美人与货郎的并肩而立，在这般色彩里仿佛被赋予了一层仪式感，热烈中藏着郑重，壮阔里裹着微妙的情愫，传统绘画中“以色寄情”的智慧，在此化作场景的呼吸。

5 结语

《鹅鹅鹅》中视觉符号的精妙之处，在于能指与所指的深度联动构建了一套自洽且富有张力的“视觉叙事语言”。在能指层面，作品对传统绘画的精髓进行了创造性转译：线条上，借鉴了中国传统白描的灵动与写意，或纤细如丝勾勒角色衣袂的飘逸，或顿挫有力刻画山石的肌理，让每一笔都带着笔墨晕染的韵律感；墨色的运用更显巧思，从浓黑如漆的剪影到淡若薄雾的晕染，通过层次分明的黑白灰关系，既营造出朦胧迷离的奇幻氛围，又暗合了东方美学中“计白当黑”的留白智慧；构图上则化用了古典绘画的“散点透视”与“边角构图”，时而以开阔画面铺陈山水远景，时而以特写聚焦角色微表情，让镜头语言自带传统卷轴画的叙事节

奏。这些视觉元素的融合，不仅赋予作品独特的东方美学质感，更让传统艺术在动画语境中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而在所指层面，视觉形式始终服务于主题的深层表达：比如水墨的晕染感既呼应了故事中“幻境与现实交织”的模糊边界，也暗喻着欲望本身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角色造型的虚实处理——狐狸书生的文雅表象与兽性本真的对比，鹅女层层嵌套的禁锢状态，通过视觉符号直接指向“表象与真实的割裂”；甚至场景中反复出现的“遮蔽”元素（如屏风、云雾），既是对传统空间美学的再现，更是对“欲望往往隐藏于表象之下”的隐喻。这种对传统美学的创新性转化，绝非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让视觉语言与主题表达形成了互文关系：传统笔墨的韵味增强了作品的文化厚度，使其在讲述奇幻故事时自带历史的纵深感；而主题对人性与欲望的探讨，又让传统符号突破了形式美感，获得了更普世的情感共鸣。最终，这种“形神兼备”的视觉叙事，不仅为动画艺术如何传承传统文化提供了范本，也为观众解读动画中的视觉符号开辟了从形式到内涵、从传统到现代的多维视角。

参考文献

- [1] 王笑.“曲水流觞”-汉代漆耳杯图案再设计及其应用[D].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25.DOI:10.27789/d.cnki.gsdgy.2025.000085.
- [2] 孙承健.“影像+”时代中国动画影像技术美学的文化意义[J].世界电影,2025,(04):4-10+2.
- [3] 刘晓婷.中国学派动画原理的民族化表现——以《大闹天宫》《中国奇谭·鹅鹅鹅》为例[J].大观,2025,(04):9-11.
- [4] 叶怡婷,周衡.《中国奇谭·鹅鹅鹅》对志怪经典的创造性转化[J].汉字文化,2024,(18):86-88.DOI:10.14014/j.cnki.cn11-2597/g2.2024.18.057.
- [5] 陈丽.从接受美学看动画短片《鹅鹅鹅》的召唤艺术[J].新余学院学报,2024,29(03):79-83.
- [6] 张丽莉.水墨元素对志怪动画艺术形象的建构效用——以《鹅鹅鹅》为例[J].新疆艺术(汉文),2024,(02):121-126.
- [7] 吴寅妍.论动画《鹅鹅鹅》对传统“吞吐”类故事的继承与创新[J].今古文创,2024,(12):80-82.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2.025.